四書一貫講

LIBRARY
OCT 28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63
Z6K83
v.1

[redacted]

乾隆癸未年鐫

同里陸稼書　陸嵩菴兩先生鑒定

松陽箚記附刻

翻刻必究

四書一貫講

當湖顧天健惕承著

本衙藏板

四書一貫講序

自前明以帖括取士以四子書命題於是好學深思之士爲之

博綜羣言廣搜聞見
而有大全蒙存講說
諸書折衷傳註苦心
衛道亦云備矣卒未

有便於行文而能一以貫之者蓋大全蒙存講說諸書專在闡發義理縷析條分未

暇為行文計則於全章之提挈收繳貫串埋伏與夫字句之血脈流通腠理緊密處

未盡詳細宜乎覽其
書而於行文之道有
得有未得也余奉
命視學兩浙按臨浙西禾

郡試士畢有當湖顧
廷棟廷餘兩生持其
尊人顧孝繩所梓行
伊祖陝分先生四書

一貫講一册來謁并
述其父命請序於余
余惟文載乎道道顯
乎文故道莫備於四

子之書文即闡乎聖
賢之藴行文而不體
貼語氣必講說有未
周講說而不曲繪情

形則行爻無體驗行
爻者講說之精詳而
講說者行爻之根本
是講說與行爻一二而

一者也方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文運日
隆凡夫文人學士爭
欲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而況發明四
子之書尤為道學所
關士習所係非苟焉
而已乎陝分先生力

學窮經潛心探索且
與淸獻陸公同里兼
世好往來過從朝夕
切磨宜其各有著述

以惠後學清獻大全

爲方溆先生所手輯

者早已風行海内矣

而一貫講乃至今始

得剞劂傳世又以知
陝分先生藏其書以
待令嗣當塗令默堂
先生之表章而令孫

孝繩太學實能繼前人未竟之志讀是書者苟能融會貫通將見繁簡合宜源委畢

著其於行文之道又豈特與之規矩哉直與之巧矣余故於兩生之請畧述數語以

為序

時

乾隆二十九年歲次甲

申春三月望後

賜進士及第
欽命提督浙江學政刑部
左侍郎加一級武進
錢維城稼軒書於嘉

禾之試館

張芑羅城

穆家華

序

國家聲教四訖文治光昭余弱冠
時即聞當湖惕承顧先生係庚
戌甲榜嵩來先生季弟洵積學
人也辛卯鄉試余與先生令嗣
作三兄同榜計偕北上旅舍聚

談乃知其學問文章原於庭訓
私心竊計以爲南歸後可以縱
觀其家藏著作奈碌碌未遑也
歲壬子奉
命典試江南是時作翁年兄爲當塗
令出棘後相見於金陵手携其

尊人老年伯所著四書便文說
示余見其每章則有提挈收束
每段則有過接轉落此便文所
由名乎夫以孔子顏曾思孟之
微言繼以周程張朱之註說豈
淺見管窺者所能及乃是書義

藴精深考核典博一皆本乎程
朱參諸儒先論說而總以發明
聖賢心傳又豈特便於行文云
爾哉因更其顏曰一貫講傳之
奕禩必有能窺其微者余嘗究
其淵源所自知惕承年伯與稼

書陸公居同里兼中表陸公更係與年伯令兄爲同門年友時往來啟後堂中交歡狀斯知氣誼相孚固宜其學之有純而無疵也夫今作翁年兄預囑其令子陸懷世兄將出其書付之剞

劂以公諸同好問序於余余展閱之下不勝嚮往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固殷然於老成典型之不遠而尤欣然於

聖朝文教之日隆也作者數十年之苦心於茲不朽矣是爲序

旹

皇清乾隆九年歲在甲子仲春月穀

旦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江南主考提督

湖南等處學政歸安年眷姪吳

大受牧園氏頓首拜譔

癸未年鐫

自叙

我

朝定鼎以來諸家講說指不勝屈天健承祖父志先後遊庠食餼窮經著書即留心纂輯於四書講義尤三致意焉恭逢

先帝御極六十年稽古右文理學日
益昌明要惟制科以四子書取
士則於文義必不可忽焉不講
故凡每章每句有正必有反欲
合必先開其中接落接頓務須
曲折分明庶文義通而書旨因

之益有得學者奉爲標準不啻如覩指歸爰溯是編纂末自壬戌癸亥以至庚辰辛巳蓋幾極二十年研悅之功而始脫稿雖不敢妄爲自信又何敢期於共信第爲初學開導情深則此書

之便於作文或者差別乎從前一切講義生平與中表稼翁及伊族叔祖方淑藹翁往還過從夙稱莫逆壬午鄉試既得仍失然終安於科名自有義命未嘗偶一抱恨竊意此書就緒其於

人世不無稍稍裨益因不揣固
陋而以便文書說名之非徒徵
吾儒終身所積累實以見
聖主至治所滋培獨是年光已逾乎
杖國傳述猶託夫空言惟望見
孫有志克振先業毋使余半生

辛苦終歸湮沒則幸甚不禁援筆而自爲之叙云時

大清雍正元年癸卯歲孟秋月吉當湖七十四歲老人顧天健陜分氏一字惕承書於新溪棚裡敬

後堂

男麒錫作三字默堂

孫嗣績陸懷字孝繩

曾孫 廷棟雙木
廷榦肖岩

元孫 丕烈覲光
顯烈覲揚 全謹識

例言

一是編集傳註之成參儒先之說凡聰閉靜必潛心體認反覆沉吟乃敢下筆葢擇之惟期於精言之務求其達固無藉乎充棟之陳言

一是編雖本於大全諸書而實折衷於朱子或問語類書未成與蒿菴陸君衡宇相望參訂困勉錄一書故所載困勉錄中之說居多

一是編本係講義而其閒提挈照應巳貫通乎作文之法所以顏其編曰便文書說

一是編務順聖賢語意所以將章旨節旨字義於順文之前另在圈上標出以別於口氣并豁人心目

一是編每章各還口吻自始至末一氣貫注無可斷續故大文細註仿四書易簡錄疏刻在上至論孟註多者外註并用雙行格講語間亦疏刻於下各有空白以待後賢採輯

一是編凡書內音聲反切等字俱不載蓋既講書義則於四書中字義音聲諒已備悉況外註已

不得已用雙行故不及並刻

一是編因天崇間各尚新奇理學失傳故一槩詭異之說不敢混入今正値

聖朝文治光華之會所以理蘊必原本於　日講四書乃敢彙衆說而集其成非特表章書旨亦以示學者不倍之義

一是編自幼與中表稼翁陸公同里閈稼翁又與余兄嵩來鄉會同榜時過敝居柵裡啟後堂中劇談或同步至蒿菴陸君諱公鏐處會講餘未

及徧為請教其有不合願質諸高明

新溪顧天健惕承氏著 旹雍正癸卯年七十有四

談紹芳堯蓂　周漸西昆

參訂友戚

鍾之夔尚行　張敦宗條一

陳炳奕文　鍾世偉甫田

陸鍾英舒霞　戈宏垍雲臺

黃阜安仲　莫之璋亭遠

授業門人

周振河方夏　周翼洙廸文　編次

門孫王祖晉硯亭　俞錫爔炯宣

曾外孫時逢泰巨來

曾孫　廷棟隆吉
　　　廷榦汝霖

元孫　丕烈覲光
　　　顯烈覲揚　校字

四書一貫講例言終

癸未年鐫

先君子諱天健號陝分字愓承系出王父若柯
公諱祖恒之幼子先王父遊於庠宿稱名士獨
蹇於塲屋時祖墓在松一坯而外幾爲仙人骿
睡困於天崇間粮役悉索殆盡不遑寢處者二
十餘年然身雖僕僕道途暇則勗子姪輩學業
勤勤講貫撫先伯嵩來公如已出迨康熙庚戌
先伯嵩來公諱天挺成進士先王父稍慰平生
之願而年已週甲矣卽於是歲六月捐館舍先
君子年甫弱冠遽遭風木伶仃孤苦每爲 麒錫

言之涕未嘗不泫然下也先君子自幼穎異即能砥志勵行胸懷浩蕩無書不覽歲戊午補博士弟子旋食廩餼壬午薦卷有遺珠之歎杜門著書所最攻苦者莫如便文四書益先君子以

麒錫幸遊嘉庠爲幼學及門陳其闡與是書雖初脫稿而已句斟字酌脉絡貫通矣顏其編曰便文書說以自鳴其謙若曰聊便於作文云爾至於集傳註之成衆先儒之說一以貫之羽翼

聖經爲功不少康熙辛卯　錫舉於鄉先君子遂

不復入棘圍猶與歲科試試必列前茅所作文
藝膾炙人口癸卯貢入成均年已七十四矣旋
即辭世雍正己酉錫蒙
恩簡授當塗攜是書以自珍簿書之暇屢加就正如
桐城張公景州魏公以及交河王公俱蒙鑒賞
牧園吳年先生為之序以弁其首第艱於力而
不能即付梓夫古人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唯刊是書而行諸世將見戶誦家弦
用光泉壤是即

聖天子錫類之宏恩也用敢追敘先君子之生平并
著述是書之巔末以為來學告乾隆九年歲次
甲子中秋望後男麒錫百拜謹識

嗣績自幼失恃年十歲即隨侍先王父撫育
教誨先王父嘗指是編而語績曰吾攻苦二
十年方得脫稿不但學者易以玩索即教者
亦易於指示淺者得其淺深者得其深存乎
其人而已績受讀未幾隨家嚴宦遊四方猝
猝無須臾之暇塵閣篋中久矣戊午辛酉兩

科鄉試後益知文藝必當根柢於書理爰懼
是編之堙滅不彰也謹將先王父稿本分卷
繕寫但無力問世至今歲癸未年已就衰竭
蹶命兒廷棟廷榦楷正付梓留傳遠近冀
當世大人先生採而擇焉乾隆二十有八年癸未
春王月孫男嗣績百拜謹梓

四書一貫講卷目

卷之一 論語
學而
卷之二
八佾
卷之三
公冶長
卷之四
述而
卷之五
子罕
卷之六
先進
卷之七上
子路
卷之七下
憲問

卷之八上　衛靈公

卷之八下　顓臾

卷之九十　陽貨　子張

卷之一　大學

卷之一　中庸

卷之一孟子　梁惠王

卷之二上　公孫丑上

卷之二下　公孫丑下

卷之三上

卷之三下

滕文公上　滕文公下

卷之四上　卷之四下

離婁上　離婁下

卷之五上　卷之五下

萬章上　萬章下

卷之六上　卷之六下

告子上　告子下

卷之七

盡心

附刻

松陽劄記

四書一貫講卷目終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吏畜蕃息適周問禮於老子旣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

郟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既觧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孔子如蔡及葉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删詩正樂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

伋字子思作中庸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四書一貫講

同里 陸稼書 陸蒿菴 兩先生鑒定

論語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

論語卷之一

當湖顧天健惕承著

男 麒錫作三

孫 嗣績陸懷

曾孫 延棟 延錄 仝較訂

此章聖人教人爲學而歷言所得以動之也只重時習貫通三節非悅後便不時習而節次則三乎說樂君子皆時習中得力處亦三乎而說又樂與君子之由由樂至君子乃說之至極處而其功總由於學之時習三不亦乎語氣閒歷其途自喻其妙非虛言以誘人亦非名言所能罄也○子曰天下道理人生德業雖性分中所自有然必由學而成古今不學而得者惟聖爲然由君子而下皆須致知力行以學之然後能復其初而學不可以有間必須取所已知已能者時時溫習玩索涵養以熟其理勿忘勿助以密其功則學中之所得將不一而足始而爲已

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

心之喜說繼而爲交暢之快樂終而爲德業之成就與積諸此乃彼不知者往往以學爲勞苦吾心之事故畏難偷惰而不肯時習抑知說從習生準天行之健而自强不息則純熟之下義理日見其新志氣不覺其前自反此時之心不亦說乎夫義理人心所同好志氣人生所共有惟吾無實得於己則善不能及人斯無人信從獨立寡和殊足悶懷也今既能說則人皆欲資之以爲學朋來之多自不間於遠近相與講習討論切磋觀摩朋得吾而學有據吾得朋而學益宏信今傳後不亦暢然大快乎雖共得之趣不若獨得之深而獨得之私何如同得之普使此時而天下衆人當時君相皆能知我則出所學以兼善天下豈特成就朋友倘不知而遂微有不平含慍於心心爲境役是亦學未至而德未成也抑知吾學精微流俗不識固其常也而所學自在無歉於己無慕於世又何慍之有學而至此識見已

樂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

極高超性行已臻純備不亦爲樂天知命之君子矣乎然非學之正習之熟悅之深而不已焉豈能至此然則爲學而欲能說樂爲君子可不用時習之功哉

此深明孝弟之妙以勉人務孝弟也首節泛言人情以起下節見不可不務矣而又以務本道生虛言之以起末二句非泛言也孝弟爲行仁之本意已在上節及此節上兩句內至此不過點出之耳不必分上節以資質言下節以學問言。有子曰學莫大於行仁而行仁必有所本始未可泛爲務之也試看人之爲人而可見矣人之爲人有爲之而善者有爲之而不善者不明分義逞其意氣好凌犯其長上甚且暴戾所加至於作亂此其平日爲人必不孝不弟之人也若其爲人也而孝弟善事父母得其歡心善事兄長動其友愛則其心已和順之至矣和順以事親長之人必能以理而行無所不致其和順所謂愛親者

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也故遇上自能恭順必不好以意氣凌犯之而况作亂之大而反好之乎其爲鮮而未有也必矣卽凡人之情孝弟而犯亂胥無觀之不可以識本乎天下事有本有末本當務而末不必務君子知乎此故其平生所務致知力行不敢稍懈以求本之能立本既卓然而千變萬化之道自從此而生本者何卽吾所言爲人之孝弟是也道者何仁是也不孝不弟則卽至於犯上至於作亂又何知民生之可仁物類之可愛不仁之禍烈焉矣能孝能弟則卽不敢犯上不敢作亂又何忍暴虐民生戕賊物類仁之施廣焉矣孝弟也者其眞爲仁之本歟蓋仁者人心之全德故孝弟之心原本仁而出而至行此仁愛之心出來又必自仁愛之心之最親切處始必始於此而後可以兼及乎彼則亦爲本焉耳夫行仁卽至如天覆地載而其始則在門內此君子所以務必於本而但求本之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旣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

能立不患仁之不行也世之不孝不弟者夫亦可以撥人情之大凡察君子之專脩而知所返矣

此戒人之立心不可狥外爲人正所以勉其爲己意巧令不可說入諂媚上去乃是襲取德音脩飾德容之謂曰鮮矣者乃故放鬆一筆以決言其必無也○子曰人能立心爲己自然心存於內而不飾於外功致其實而勿蹈於虛如是方可使此心去其私欲全其天理而仁矣而何今人之不然也同一言也仁者則其言吶吶然不敢出諸口而彼則務爲巧名言碩論使人聽之似乎皆有德之言也同一色也仁者則其色穆穆然若一無所能而彼則務爲令盛儀飾貌使人睹之儼然若有德之容也夫脩飾觀聽如此其意無非欲以求悅於人博取聲稱以爲榮身之地耳而不知於外面專工修飾必於內面無暇敦修人欲日肆心德日荒即有旦晝之萌亦隨後而牿亡之不至良心滅

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

盡不止而欲望其少致閑存之力尚有纖悉之仁亦鮮矣哉蓋能仁則無心於言色而言色自可觀所謂盛德積中而英華發外也巧令則有意以取仁而仁必至銷亾所謂滄灂之盈其涸可立待也欲存仁者可不立心爲己乎

此是曾子誠身之學節毋自欺愼獨工夫重首句下申明之不忠不信不習何句須粘着身講方是申明意三省乃誠身要領無所不該曰人五倫中俱在其内朋友所以講學輔仁何事不在其中師傳乃大學之道三綱八條豈不包括甚大故以三之内三之外作翻者俱爲屛氣三不字謂外而已看得過人與師友亦或信得過只是自己心上有纖毫過不去處便是 曾子曰人生德業皆係於身而此身最易有過不加省察過必叢之何日無過則亦何日不當省顧不知所省不可即知所省矣而往往省之不到者則以天下事其迹每有若無與於吾身者所

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

以怨之而不知實皆人有係於吾身者也其大要有三吾以此三者日省吾身焉三者何則如爲人謀與朋友交及傳是也爲人謀貴忠但人情爲己則詳爲人則畧爲其非吾身以內事也故極易不忠不知謀雖在人而不忠豈非吾身之過況乎五倫之內皆人也敦倫修紀皆視乎謀有一不忠則過積於身無以成物即無以成己而可不省乎何日無謀則亦何日可不省與朋友交貴信但人情至親則認真疎屬則易忽爲其非吾身常近之人也故極易不信不知交雖在友而不信豈非吾身之過況乎朋友一倫非小也講學輔仁皆資於友有一不信則過滋於身吾一欺友友亦欺吾而可不省乎何日無交則亦何日可不省師所傳貴習但人情視爲誦讀之糟粕爲博洽之具亦若非吾身之切務也故易倦於習不知傳雖在師而不習以欺師豈非吾身之過況乎師傳所係正大也進德修業盡在傳中有

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

不省則過集於身德不能成業不能修而可不省乎何日無傳則亦何日可不省日省之而有不忠不信不習則痛自刻責務去之盡日省之而無不忠不信不習則益加勵精防後之滋如是其庶可幾於寡過乎凡有身者其知之

此訓時君以為治之道舉千乘則以上以下者皆該之矣豈特千乘即治天下之道亦不外此註要字乃要緊之要對緩字言不對詳字言要緊即是本務非以在心上說為本也然務本二字在註內為添出亦不必用以講書作文五者雖在心上說然即於事上見之說一事字件件該括信在號令上說制財用治臣民及使民俱實實有事何得謂未及政事然俱是籠統說尚未歷數之耳惟敬信節愛以時全在一心主持故云論其所存然實在政事上持守此心不可誤看敬專在應事上講不可兼說本體五件平看圈外諸說俱不可從致生支節○子曰人君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

撫有國家而至千乘則其國亦大矣而欲道之可不知其要乎蓋爲治多端不得其要則泛務之下綱紀必至於紊亂朝野必至於睽離國何以治其要維何蓋有五焉國必有事萬幾叢集而應之全在一心苟臨事不敬則忽畧粗疎差謬必多故事無大小必須每臨一事兢兢業業一心在此事上斟酌以求至當而後敢行則無一敗事而國有不治者乎而未已也國必有令號令須佈所以使民遵守苟一不信則紛更欺飾無所適從故命無久暫必須開誠佈公發乎至誠而又始終如一使民手足有措則下皆信服而國有不治者乎財用所以足國用之無度必至貧乏何以禦其凶荒故必以節量入爲出凶荒殺禮凡涉於國計民生者不得不用而涉於己私無補者不敢輕用則上下俱足而國自治矣而未已也人所以守國待之無恩必至離叛何以固邦本故必以愛尊賢禮下柔遠能邇恤之而不忍傷

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體之而極其周則臣民咸戴而國自治矣至如國有營建師旅之事勢不得不用民之力然民力幾何用之於上必不得用於下生業不修何以養其身家是使民適以妨之也故必於不得不使之中而寓不忍數使之心其於農隙之時而後可乎於農隙則上既不廢其公功而下亦得勤其田作則民皆家給人足而國之長享安樂又可知也凡有千乘者可不以此五者持守其心經綸其國而泛焉他務乎

此專訓弟子見爲弟子之時卽當文行兼修意雖行重文輕然非行已成而後學文也須要說得淺方切弟子。夫子見人家弟子以爲年幼無知時日有待每易寬縱以致後來無及故示以學之道而以弟子起之以見自幼卽當然也而曰先王教人最重蒙養德業成就基於少時蓋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往往然也乃世之愛弟子者每曰俟其長而後學未爲晚也爲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

子者亦曰吾之爲學正有日也何事急急爲哉於是任其放縱行不加修文不勤學以至逆親凌長胡行亂話有己無人違正比匪識見淺陋志趣卑汙不自知覺及至長大然後施之教誨勉強學問不相服習卒之倫行不能敦文學不能明是豈賦性不可教哉由其少時養成驕惰所致也故當其爲弟子之時卽當敎之入孝出弟以立其本溫凊定省而愛篤於所生讓席讓觴而敬洽於同氣則和順之氣勝而暴戾之氣自消矣教之謹行信言以立其身動必以禮而始終如一言必本心而內外無欺則忠信之德立而誕妄之惡自去矣教之泛愛親仁以接於物情意藹然而無敢澆薄凌傲觀法漸焉而無敢遊近心浮則惰人自便之意不作而嚴憚切磋之益自深矣凡此皆弟子之本行也力於本行而不學文則聖賢成法事理當然無由考究明白未免所行有差而且閑暇之下必致放失其心但不可急

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

於學文妨其本行耳故必於孝弟謹信愛衆親仁數者之中每行一件之暇而有餘力然後卽以學文博觀詩書禮樂兼習射御書數則旣能窮究道理以爲力行之地又不使一息閒暇放逸其心焉以此本末兼該內外交養之法自幼服習久慣則年愈長而學愈進自然造到德成業就地位矣夫行與文交修者爲學之大凡人皆知之而卽自弟子時始入未必知之故吾特爲弟子勗焉爲弟子者萬勿自棄也

此章勉人當實敦倫行以爲學不可徒事聲華意末二句是許其不愧學之實正是深於學處非謂如是可不學也作是題者須從末二句倒入上四項來上四句只銷輕敘以趨末二句透發如是方不愧學意爲妙。子夏曰爲學以實踐爲能力行以敦倫爲本今之學者雖自命爲學然有學之名而無學之實觀其外非不文采有餘考其內往往行詣不足賢親君友之閒徒

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

以虛文塞責而已則試問其平日所學者爲何事乎亦有愧於爲學矣如有人焉其賢賢也則賢之極其誠而致易夫色生平所愛慕而求必得者舍賢無屬也其事父母也則隨分致力而無有不竭凡所以承歡而養志者取之心而務如也其事君也則以其身委之君而不復自有凡可以赴湯蹈火者皆所勿恤也其與朋友交也則誠心相待不以一言而或忽是眞生平無一事欺友者也倫行無愧如此則爲學之實已盡而人或以爲其人特賦性誠篤使然惜未曾學問故缺於文采風流然人雖以爲未學而吾必謂之已學者矣苟非平日力於爲學見道分明踐履篤實豈能及此何得以不務聲華少之而見人而未能盡倫如是固不可不學已能盡倫如是亦不必不學苟托於已學而不如是則不若是人之有其實耳學者可不務敦倫乎哉此備言自修之功對學者言此君子乃學者也外厚重而內忠

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

信則其本立友勝已而速改過則其德進四者相須缺一不可當四平看凡以固學主忠信作串者俱非總見君子必合內外人己交修而後有成固學兼已得未得言○子曰君子自修其道多端而大要有四不外外肅其容內立其誠嚴於擇交勇於自治而已人若內敦實行不必修飾外貌然而氣質端凝而有威可畏亦固學之資若飛揚浮躁最爲害事蓋厚重之人其心必收斂沉靜以之爲學自能深入有得卻眞力到外物不能搖奪豈特外貌威嚴而已哉苟不能然吾未見輕佻之子而能使人敬畏者也夫不威之害猶小放誕之下件件粗疏所見影響用力游移安得不見異思遷學則不固其害乃爲甚大然厚重特制外以養內之功而立心又自有道則忠信尚矣蓋外端嚴而內不忠信則雖正衣冠尊瞻視卻是色莊耳非內外相符之修也故須忠信存心無一毫之不盡亦無一毫之不實而後可

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

以進德而忠信不可以有間必常以爲主言如是行如是止而思如是動而爲如是有入無出則心皆實心事皆實事寧有惡不去而善不長者乎主敬立誠內外交養如此復何慮哉然使師心自用而不就正有道親近有德知能行習之間無所觀省則所爲厚重忠信者亦未必盡當且未必不中變也故必愼於擇交友其勝己者則敬畏之下縱肆歛焉切磋之餘道德進焉而不如己者斷毋樂與爲友之念自必抑傷不生矜高不作矣顧友能糾之於外而不能糾之於內能相爭於顯而不能相爭於微將隱微顯著之間安得無過過而能改原可復於無過無如理難親而欲易暱故苟安憚改者多苟一寬假惡將日滋雖有賢友亦不能收其益所以一言一行一覺其過便當一刀兩段即使消除斷勿吝者執之怠者安之而憚改焉夫重威以肅其容忠信以一其心則內外有以相符而擇交改過之際自能

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

詳慎而不苟誠篤而不欺友匡拂於前己勇決於後則人己交復交修而厚重忠信之功於以益有所輔而不孤勿滋其累而益純何患不到聖賢地位然則內外人己之間君子可不合致以交修乎哉

此見化民全在敎本意因當時為民上者多忽畧於喪祭無以端風化之本故發此論獨言此者以根本所在最易感動人心也只重上句追遠慎終俱不止是父母但其中自有個輕重厚字寬說不止是喪祭○曾子曰為民上者無不欲民風淳厚夫民心本厚而往往澆薄成風者非民之故無良由上之人無以風化之也蓋人倫皆當從厚而莫急於父母事親當無所不致其厚而尤莫切於喪祭當其生存今日不盡猶可補於異日若至送終而禮有不合則貽悔無窮致祭而誠有不屬則感通無自端風化者且如此澆薄安望之於無知之民乎故君子必存

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心送終既盡哀痛迫切之情又遵附身附棺之禮而極其慎焉存心祭遠既修備物盡制之禮又致僾聞愾見之誠而追及之焉凡此皆上所以自厚其親之道也非為感動夫民而設然民皆有親見上之厚其親如此莫不曉然於根本之宜厚惻然於澆薄之難安不特相率而各慎其終各追其遠而仁心感發無往不然而此時之民德不已亦歸于厚矣乎上一行而下即效可見人心本同敷化有原毋徒責之民可也

此章見聖人盛德感人無所不至子禽以求與疑夫子固非而子貢專以臨時德容上言尚是淺一層見識以對子禽淺人言耳子禽意重在求故子貢第辨其非求以得之以字不着力得字即聞字別名末二句輒乃反言以足非求意○夫子道高德厚天下侯王聞之至熟仰慕已久即不能用夫子未有不信夫子其至是邦安得不一見而即以政就商則其必聞何足異乃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

子貢見識淺陋但從聞政着想不從夫子着想所以以世俗之求疑之又不能定其爲求而備與之一說以問於子貢而孰知夫子固非與亦非求而自有所以得之者在乎與則權操於邦君不過不見夫子好處求則屈節卑躬夫子豈肯爲此故子貢以自得之爲言而推本於溫良恭儉讓蓋其見邦君時盛德光輝發見於容貌詞氣之間不一而足實足以感動邦君之天邦君因而不覺尊敬之至篤信之深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豈非自得之而何邦君夫子俱出無心何可以求疑之借曰以德爲感亦有似乎求然即云求而他人之求出於有意夫子之求出於無心較之流俗人之求亦大異矣子貢之見實出子禽遠甚子禽亦可自悟其見之陋矣然僅僅取必於臨蒞之德容未必能相感如是之神實由平日德盛道隆令聞廣譽遍滿寰區故臨時一見德容愈加敬信故子貢之論雖淺言之而亦足以見夫

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之妙矣

此章論孝道專爲父不賢者而發旣觀其志行又觀其用心旣不敢漸染父惡又不忍顯揚父過眞善於幹蠱者矣故謂之孝末句總承上三句以斷之非專指無改句也○子曰爲人子者貴乎盡孝而求其無愧於孝者實難何也人家爲父有賢不賢之異父賢而其子能繼其家聲此甚易事何足見其孝惟父而不賢爲子者從之不可不從之又不能苟欲自立其志自正其行而頓矯前人之非已之名雖顯而父之惡愈著豈足爲幹蠱者乎故孝未易言也然則何如而始可爲孝必也父在子不得自專則觀其志焉一父爲不善吾不能挽回而其志實有不能爲情之處悲傷感泣無可如何而第自正其向往焉則其立心已善矣及父沒則子已得自爲而觀其行果能不染父惡力行善道與昔日之志不相違背焉則其制行又善矣而其用心又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

極深至惟恐一時盡舉其父之所爲而反之反至暴揚其過故苟可以未改者固不忍即改即不得不改者亦常切不忍改之心雖至三年之久而其心猶然也漸次更張使人不覺則其愛親之心又已至矣既能自好於生前又能曲全於身後以是而謂之爲孝庶乎可也執此法以觀人子而父子之志行不同者亦何難盡其爲孝也哉

此章明禮之和而有節本無不可行也專爲當時原壞一輩人有意爲和而無節大悖本然之和而發並無嚴固不可行意至嚴便是至和處自然遵行而不自知之爲和和節二字乃通章關鍵不行非人不行和乃和行不去也知和而和正所謂不和之甚者也○有子曰禮至今日而已有所不可行矣世人不知其不行之故而往往歸咎於先王以爲禮本不可行而豈其然哉凡尊卑上下拜跪起立周旋進退其體段雖嚴而見之施用

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

則甚和也蓋其節文皆原於天性發於至情如是則心安意適不如是則仰慚俯怍故用禮之時從容和順並無勉強有不知其然而自不得不然者惟和如是所以爲貴重而不可輕也昔先王制禮之一道以治天下人皆知其道之無有不美而豈別有所爲美哉亦惟斯因人情而制禮而禮中自寓有和故爲有純而無疵而天下後世皆在其範圍小而動靜食息大而倫理綱常都率由之一無阻滯是禮之和安有不可行之時哉乃流傳至今而竟有所行不去者則知和者爲之也先王所制之禮人率由之不知其和是和即在禮中乃有節之和也今之人知禮以和爲貴而有意爲和不復以拜跪起立周旋進退之禮節之則和在禮外而任情放縱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尊卑失倫上下無章流蕩忘反不成體統而和之爲和遂亦有不可行之時也然則和之名同而所以爲和者不同今之人自趨流弊而

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

不貴不美並非先王之道有流弊也乃不自咎其知和之失以致廢禮而反咎先王制禮之本不可行直不識禮意者矣吾是以原其初時之用以爲天下告而使其知所返也

此教人謹始慮終之道而謹始即所以慮終也只重謹始近字主合字講近義近禮不失親所以謹始也言復遠恥辱可宗不重特以明謹始之妙處耳三項平列爲是○有子曰人生言行交際其大端也而往往有所悔於其終者非終之難善其始之不謹故也如始而與人約信往往輕易期許苟且然諾以至背乎義理而不顧則後欲踐其言而不可得矣故不約信則已約則所言之事必度其盡合乎天理之宜而後相與期許然諾夫信在一時而義則千古可行故今日所言不待他日踐之而知其必可復也始而與人致恭往往猶留傲慢好爲謙卑以致於禮有過有不及則必將集侮而招尤矣故未與人致恭則已恭

節此理之自然禮之至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

則晉接之間必使致敬合乎當然之節而無一傲慢足恭夫有禮則已心安人心亦順故即致恭之時而內反之心有以遠其恥外觀之人有以遠其辱也始而偶與人相因依往往謂邂逅之間傾蓋之際何妨概爲親近而一時之誤未必可親後必悔之無及矣故不有所因則已因則俄頃之合必擇夫忠信正直之人而不致比匪友僻夫不失其親則一時契合終身必不睽離故即因之日而知後日亦可宗主之以爲進德修業之資同災其患之助也於此三者皆能謹其始而即可以致終之無所悔則甚矣始之不可不謹矣然非平日素有明理知人之哲豈易能近義近禮而不失其親乎

此章是極擬好學之心總在三件反覆相因看出不淡於學外則不能專於學中故要無求安飽然淡於學外而不力於學中則無好學之實故要敏慎力於學中而師心自用則所學有差

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

而不力於學中亦必不能自知不足以虛心而求益故須敏慎就正交致然淡於學外慮以求益始終無非以求盡乎敏事慎言之功實是一串事用心如此纔見其好若三項截然分說則好學意便不見得○子曰凡人爲學厭怠者多而篤好者少蓋好全視乎心苟托名於學而其心分乎學之外必不能專乎學之中不能專乎學之中必不能知己之不足而虛其心以求進於無窮此好學者之所以鮮也如有學道之君子專心致志無一毫外慕就是食也不去求飽居也不去求安而惟敏皇於日用當行之事以勉其所不足而謹慎於言以去其所有餘其心乎學者已極其專且勤矣而猶不敢自是恐所事所言未必至是而無非又必時時親近有道之人以考正其是非必求吾所言所行無一差謬而後已焉其心乎學者何其極其虛也夫以志向之專一致其工夫之切實而又示之以謙抑此宜見義理

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

無窮欣慕誠篤如飢渴之於飲食好色之求必得而不能自已者謂之好學洵可也已苟不能然而徒自附於好學其誰信之

此章總見道無終窮學無止境之意善悟者隨所觸而能悟則其知識明通學問自能大有進益後兩節不必復粘貧富子貢非方悟詩乃引詩以明學問無窮意夫子非喜能言詩正喜其能悟到學問處也○天下義理本無窮盡故學者亦當與為無窮乃往往恃其已至不知其所未至者多而勉之雖善教者亦無如之何也乃子貢之知則大異是即其與夫子論處境之道可見矣子貢平日嘗用力於自守者因以其所能而問於夫子曰人情貧則易諂富則易驕如有人焉處貧而能制其諂心處富而克制其驕念舉驕諂而無之此其人之造詣為何如其意以為處貧富之道如是止矣而子曰無諂無驕則其自守之力甚堅以視不能自守而流於諂驕者亦可謂高一籌矣然而遂

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詩衞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

可以是自足乎蓋用力操持則其心猶有貧富之見若用力稍寬諂驕即復發矣何也以諂雖去而心無有樂處驕雖去而未純乎天理也人若能處貧而心廣體胖自得其樂則俯仰順適之下自忘乎其爲貧諂心不待操持而自無矣處富而樂善循理安於天則則規矩舞蹈之餘自忘乎其爲富驕志不待操持而自無矣故無諂驕者之能守又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之能化也夫子此言不過就處境上進之以能化耳而子貢聞之則曰賜自以無諂驕爲至矣而猶有所未若可見天下之義理無窮而學問之功終無止息詩云君子之學如切矣而復磋之如琢矣而復磨之雖有得而未嘗自足其即斯夫子所言處境而有可也未若之謂歟因處境之淺而悟及學問之大其悟真屬難得故夫子不覺稱許之曰凡詩詞甚淺而意甚深若但泥其詞而不能廣通其意便不可與言詩今如賜也始可與言詩

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

已矣何也以其知之不可量也處貧富之道吾所已言是往者也切磋琢磨之義吾所未言是來者也學者往往告以往而且不知往又安望其知來而賜獨能因吾所已言而即知其所未言觸類引伸旁通無礙知此與之言詩必能以意逆志而不泥於詞將無往非學問之助矣安得不切磋琢磨進於無窮哉信乎其可與言詩也已可知爲學之道不切琢無以爲磋磨之地不磋磨無以終切琢之功子貢之悟夫子之許其相契有深焉者矣

此示人以爲己之學就人己對照處較其輕重則自知用心之所在也玩不知人之患對不己知之不足患是主學問上言辨其是非邪正是專爲自己從改而設說入用人訂交者皆與本文及註未曾看到粗疎不可從也○子曰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常恐人之不己知自我觀之兩者相較自有輕重人不

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己知不足患而已不知人則大足患也君子學以爲己原不求知卽有可知之實而人不知其失在人於我何與知之無增不知無減也故不足患若己不知人則是非邪正莫辨而從違無主何以爲善惡遷善之地所失不淺矣故大足患苟患在彼而不在此是爲人而不爲己矣豈君子之實學乎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

此章是勉當時人君以德立政之本譬如以下舉以德之妙處以動之不重○子曰爲治者政亦不可廢而其本則在德彼但思整理紀綱以正人而不能身自躬行得之於心以正其己則

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既無以感化天下而政之所在亦必修飾觀聽全無實意徒滋紛擾而已民何由而向化若其爲政也一皆以德行之自治誠切恩意周流政簡刑淸無所作爲而天下感被其德自然無不傾心歸順取而譬之就如北辰然北辰居中御外雖旋轉不窮而不離其所絕不見有動作之象而周天五星二十八宿自然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人君修德於上而垂裳恭己一如北辰之居所也萬民觀感於下而傾心向化一如衆星之拱北辰也以德之妙如此君天下者可不修德以端爲政之本哉

此舉先王以詩垂教之意以示人欲讀詩者知其意而自正其性情也如以詩恩本皆無邪作解便說不去矣一言蔽句虛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者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

不重只重思無邪句外註知要意亦非本旨不可取○子曰愚者莫不讀詩而不識先王以詩垂教之意雖讀盡全詩不推無發而反以生其邪心吾原其意詩雖有三百篇之多然非一詩一義也而詩中有一言可以蔽全詩之義一言維何魯頌駉篇中所云思無邪是也蓋詩人之思有正有邪而先王存其正而不去其邪者非既以教正文以道淫也人心善惡之念不能無感而自興故邪正並列使人讀之見貞而正者人即褒美便生欣慕之心而亦思為善見淫而邪者人即譏刺便生疾惡之心而亦思懲惡是正者固教之以思無邪而邪者亦教之以思無邪也而一言豈不可以蔽三百乎讀詩者識其意而自正其性情焉可也

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此章見道齊民者貴識其重輕則得乎民者自淺而效非淺矣政刑德禮平列以言之使人自擇主欲其以德禮爲本務也無恥有恥句止以驗刑政之輕德禮之重耳不必重提。子曰人君爲治有政有刑有德有禮皆不可偏廢然德禮本也在所當重政刑末也在所當輕今之人君但知務修政刑而不知敦行德禮夫亦未取得於民之淺淺而思之耳如始而引道之也不以德而但以政法制修明所以勸民爲善者無不至禁令整肅所以戒民爲惡者無不周道之有從有不從則繼而齊一之也不以禮而以刑有善必賞而無不當有惡必刑而無不平其所以驅迫夫民者何如其嚴而民尚敢爲惡乎然不過一時圖苟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

免刑罰而已而恥其為惡之心則無之也萬一政刑稍寬而惡即肆然為之即其得於民觀之而知政刑之不可徒恃矣如始而引道之也不以政而以德欲民為善先自行其善欲民毋為惡先自去其惡道之而有化有未化則繼而齊一之也不以刑而以禮範之於無過之天則使賢者有所俯而就閑之以無不及之民規使不肖者有所仰而企其所以漸摩其民者何如其寬而民尚敢為惡乎將不特深自恥其無以為聖世之民也而且不知不覺相率而趨於善矣即或德禮已微而善念猶自勿喪即其得於民觀之而知德禮之洵足尚矣可見德禮為為政之本政刑特輔治之具即得於民者不相上下猶不以彼易此而况大相遠乎欲民為善去惡者可不審所尚哉

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此章乃聖人自序一生進德之序由生而熟由勉而安全從不躐等不自恃自強不息故能至此並非徒任自然也數而字見至此方可自信意六者皆是學中之益遂層說進凡單摘一字以貫通章諸說多生支節失本文語意不可從志學兼知行言立以行言而知在其中不惑知天命以知言而行在其中耳順從心則知行之幾於化也志字內有即欲由生而熟由勉而安意立如顏子之服膺弗失乃不淫不移不屈地位不惑是於事上知其理即物格知至之謂知天命是於理上知其原即左右逢源地位耳順是自外感內自無不適所謂事至能揆物來順應也從心不踰是自內達外一無容心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呂氏說以講到末節說窮神入化學成德全爲非而識其似不許孔子再活到八九十了此說非是註明說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豈非化境極品乎即到八九十亦不過如此請問不思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

勉之外復有何境可言○子曰人皆謂吾不學而能知行純任自然而抑知吾之爲吾固由力學而漸進者乎由今遡昔猶歷歷在吾目前也吾幼時惟務小學其於修己治人之大道尚不知所以學之及至十有五時而方能自奮發有志於大學致知必欲求其知之至力行必欲求其行之盡憤樂相循寢食俱忘不能自已焉然此時趨向雖端而持守猶未固也不恤勤心勞力之功久之至十五年而三十然後持守方覺其堅定不爲外物所搖而所志弗慮矣然此時道之已得者雖能立而未得者猶未能見之眞也於是不敢弛其玩索涵養之功又久之大約至四十時而後事事物物之理能確見其當然而不可易見之眞則自行之勇矣然此時雖能不惑而於道理源頭猶未豁然也又充積十年而至五十則見其當然即見其所以然而日用常行之間無往不與天命之初相貫通而所知又精於不惑矣

○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

夫自志學而立而不惑而知天命工夫雖由生而熟而知之尚須用心推測行之尚須用力向前求臻化境未可得也又充積之久知之功愈熟而聲入心通不假思索纔得耳順者蓋在六十時也又充積之久行之功愈熟而心起行隨無俟檢點纔得從心所欲不踰矩者蓋在今七十時也向非從事於學自強不息曷能與時俱進以至乎此此則吾之自少至老歷歷可自信者耳人愼毋謂吾爲不學而能而相與驟希邈獲亦愼毋謂吾學之有間而能至有成也

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必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卽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此章以禮警孟孫之僭蓋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必將陷親於過故惟循禮爲孝講無違句未可犯實告樊遲者欲以達之孟氏也○昔三家僭禮夫子欲救正之久矣一日孟懿子以孝爲問子卽微示其意曰孝順德也爲人子而動多不順則親心必有所傷而子職卽爲未盡故必處心積慮不敢一有違悖凡百作爲不敢一有違悖自反生平無一貽親於不安庶幾於孝道無愧也夫子因懿子不能再問恐其誤以從親之令爲無違故因樊遲御而告之曰孟孫曾問孝於我我對曰孝貴無違不識孟孫能喻吾意否也樊遲曰何謂也子曰所謂無違非不違乎親乃不違乎禮也大夫奉親而一違乎禮必至越分干名陷親於過故必親生之時奉養一以禮親死之後始而葬之附身附棺一以禮久而祭之備物盡志一以禮自始至終無一苟且方是無違以此修敬其親豈不可爲孝乎夫子此言警其僭者深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卽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

矣

此章見人子當以守身爲孝本文只說父母之心而意全在體親心上○孟武伯平日爲人必有不克謹守其身者故一日問孝而子告之曰欲盡人子孝親之道當體父母愛子之心蓋愛之切往往迫而爲憂憂在他事尚有已時而惟憂子有疾病之心無一時或忘有疾固憂無疾亦憂旣憂其疾之難愈又憂其所以致疾者無窮父母之心如此人子苟不能體之而貽親以憂父母何以堪此不孝孰甚焉故必平生謹守其身不致有疾則親憂以釋庶可爲孝乎

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此章言孝之不可不敬特舉尊卑懸絶者以明之養亦不可廢但須以敬爲養耳敬者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以養志也不然是養口體而已○子游在聖門簡易人也其平日事親或有不足於敬者故一日問孝而子告之曰人子事親固要奉養然必內有尊敬之心外有恭敬之禮然後可以言孝而與古人夔夔齋栗之風無異矣若今世之所謂孝者只是謂能養以飲食供奉父母而已未見其能敬也殊不知飲食供養豈特父母爲然推而言之自一家卑幼以至於犬馬之極賤皆能有以養之而不須敬若養親而敬亦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以分別乎夷至尊於至賤其罪大矣故必以敬爲養親之本可也

此章只重色難二字又重色字又不重色重色之所自來須發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

特提出難字非煩難不可爲之謂言其不由勉強不可不以此爲第一義也有事以下不過反言以見色之爲難色即於服勞奉養時見必有色則勞養方足爲孝耳○子夏直義人也其平日事親或有不足於和悅者故一日問孝而告之曰人子事親務得親之歡心而欲得歡心全在人子自己之顏色倘瞻依奉事之下義形於色敬畏過甚情意不洽則家庭之間不見和樂之致親心何由歡悅故必下氣怡聲愉色婉容如孩兒之戲笑宛然可掬則能以色爲養矣然此和悅之色非矜持所可久非檢點所及施乃由愛親之心發於天性本乎至情則纏綿悱惻之下而和悅溫潤之色有不期而自生者此豈可以易致乎故人子惟此爲至難而不可不勉者也最難有者而有之則服勞奉養皆深愛之所形見方可以見其爲孝若無此色而第云父母有事子弟代勞子弟有酒食與父母飲饌此則力之所可勉

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爲而事之無難者也而乃謂是即可以爲孝斷不然矣欲事親者可不求之心以自徵之色乎

此章夫子故爲抑揚其詞以形容顏子悟道之不測乃深嘉樂與意非始疑而終信也重在足發處然得之不違故愈難得如愚不愚雖緊相呼應而差輕不必着意○子曰凡學者奉師之教固貴聽受尤貴發明而能發明者必因聽言時有所違逆不通相爲辨難而後得之此即可謂聰明伶俐人矣乃獨至於回則有不然者吾自設教以來與諸弟子講道論德或不明乎吾之言則必問或明乎吾之言而有所觸類則又問如是問難方得發明吾言乃與回言則即至終日之久任吾詞說之繁多而回聽受之不倦不見其疑并不見其信鋒穎不露穆然自如外面看來就如愚人一般似乎不能發吾之言矣然當前奉教無所事事故未見耳及回退而私居吾從而省察之但見其日用

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之際一動一靜一語一默將吾所言之理一一見諸躬行乃知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實足發明吾之言語矣天下辨難無已者能發而何意不違如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愚者亦足以發明如此則其前此之不違正其默識心通穎悟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入微故能如此回也豈真愚人哉勝於聰明發露在外者多矣吾安得盡如回者而與之終日言乎哉

此章爲欲知人者示以觀人之法能得此法方能不爲小人所欺而在上在下無所不可以是作爲不兼言語意是發端心是全體心意都即在事上見故觀察亦即在視以時用安非不思不勉之謂其存心用力以爲之者乃懽欣踴躍樂此不疲並不見有艱難困苦不相服習之意若但以自然勉然衍過即屬影響焉廋指小人詐爲善者言若君子豈有意爲廋者○子曰天下人品有君子小人之分真君子未必作僞而小人與僞君子最善廋藏其情狀以欺人故欲有知人之明而使之無所廋則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講　觀人之法不可不詳也蓋人之聲與言論虛而無據必不若作為則實而可憑而作為之著必原於意則為所由其心體必有勉強順適之異則為所安而所由所安即在所以之內必不可掩人自不能細心詳審則無以窺見之而為其所廋匿矣故欲知人者始則必取其所以而視之務得其為善為惡之大概所以而惡則其意所由來心所安勉不必言矣即所以而善矣猶未可信其為君子也又必取其作為之所由來者觀之務得其為人為己之初念意在為人則為善不誠其心所安勉亦不必言矣即所由為己而誠矣猶未可信其一生常為君子也又必取其心乎作為而能安否者察之如不無有艱難拂逆不相服習之意則一時意雖誠於為善其後終必以不適而去之如能有懽欣鼓舞樂而忘倦之情則自能始終如一而可信其為君子矣觀詳於視察詳於觀如此彼所以不善者固不能逃吾之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

○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

則能以此察人倫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

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

鑒矣即所由而僞爲善居心而强爲善者雖極隱微易遁而亦不能逃吾之鑒人焉得而廋之哉人焉得而廋之哉人不能廋則知眞鑒確而上而舉錯下而取舍皆無所誤誰謂知人之明不可學哉然非吾之識見高超德行純粹未易如此之詳也

此章見學貴心得意爲徒事記問而不能用心尋繹以求貫通者發重溫故知新句知從溫得得力卻在溫故若並列則看溫字不眞失註尋繹意但俱是知上工夫並無行意可以爲師句不過以明實有心得其應不窮意並非教人以爲師之道故不重○子曰學者欲於天下義理無所不知可以泛應不窮不可專事記問徒貪博洽理之已見聞者爲故未見聞者爲新天下之義理無窮一人之見聞有限若徒喜新而厭故則涉躐之餘用心不能深入故中道理所見必多影響不眞遺漏不至又何能觸類旁通生其新得之機自然不能泛應矣故必於舊所見

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誦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講

問者時時溫習靜氣研求疑神玩索於故中無所不入於故外無所不參則故中道理漸漸發見心領神會觸類旁通自覺滋味深長而所知者日得其新矣必至知新方爲眞能溫故若名爲溫習而究不能知新則所爲溫者仍是口耳記問何可爲溫故必溫故而知新則道理巨細精粗全體大用無不融會貫通所謂居安資深左右逢源也知是而以之泛應任其千變萬化內而心無窒礙於己外而人不能窮詰夫吾卽知爲師亦無不可矣蓋爲師至難必學問有餘心體至明之人方能待學者之問而大叩大鳴小叩小鳴故爲師而可則其餘無所不可知而必自溫故知新得之則人之爲學可不求心得而徒事記問乎哉○積按此講悉遵困勉錄謹識

此以全德全才望天下也不器固重然由體無不具來故君子二字尤重○子曰人之才足以供世之用則謂之器其視不成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旣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

器而無所用者固有間矣然一器止供一用若以之肆應則不能故必不拘於一器之用而泛應曲當無所不宜方爲全才此非可以襲取猝辨也葢必得於天者旣裕而養於已者又優凡修己治人經權常變之道知行純熟而爲成德之君子則出其諸綿見之敷施大而經綸匡濟小而錢穀兵刑自無所不周而爲不器之全才矣人欲求爲全才可不勉爲全德哉

此章是論君子不是泛論言行須粘定君子以發揮先行二句只重先行不可言行平看其曰而後從之只見得行爲重耳非必欲從也葢爲子貢多言故因問君子而鞭策以行若平看是要言方去行旣行卽要言非針灸其多言而鞭策以爲君子意矣故以言字作主之說大謬○子貢爲人多言則必不能顧行故一日問爲君子之實而告之曰君子者成德之稱必有實踐之功而後可以成其德若未能實踐而卽思議論則馳騖聲華

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

不本實得言必有失即言出而後行則多言之下不無太過行必不及實大德有虧矣何以成其為君子故平日於凡所可言之理必先急急焉以之身體而力行實得於己而後時當不得已從而言之蓋先行則心無所分行必篤實後從則言皆實踐無非德徵方為成德之君子賜欲為君子可不以先行為務乎

此從接物上見用情之不同與和同從其事上見驕泰從處己上見者各異周比皆與人親厚之意而周自不比比自不周則立心公私之異也不比即在周上看出不周即在比上看出○子曰君子小人皆有與人親厚之意但其立心不同故其用情亦異君子之心至公無私故其視天下猶一家視衆人猶一身人人親愛之恐其失所又恐其失德即其人無可愛而為其所疾惡擯斥正欲其改過遷善無非所以愛之也其用愛豈不周徧則其周徧處皆義理所在何有私相比附之情小人之心徇

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閒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私背公惟思奪利爭名趨炎附勢其所親愛者必意見相同而後投分嗜好相合而後結契苟其人雖可愛而相接間持正不阿則即思排擠陷害必不肯愛之也其用愛豈不阿比則其阿比處皆偏黨所存何有公氣周徧之情周而不比比而不周廣狹相反如此而君子小人之人品益以懸殊世之用愛者可不審於公私之介而正其心術乎

此章明學思偏用之弊以警人正欲其兼用之也上句重不思而其弊仍歸學下句重不學而其弊仍歸思○子曰人欲道理有得於心而用心無不安穩必須學思並用天下之理會於一心故多其見聞與爲服習以學之矣又必隨其所學着意研求則所學方能透徹天下之理散於萬事故用其心志深爲探索以思之矣又必隨其所思博覽實踐則所思方能着實而學思交受其益矣若學矣而不去逐件思想道理則全無著察所學

〇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
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
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
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
精之爲害甚矣〇程子曰佛氏
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
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
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
其中矣

無非粗迹於理必昏蔽而無所得其弊則爲罔思矣而不從成
法學得勤篤則全無據憑所思流於影響於心必恍惚而不自
安其弊則爲殆罔則學爲無用徒勞誦習殆則思爲無用徒費
精神何若學與思交進互發之爲得乎彼偏用者可以知返矣
此戒學者當正其學術不可好異意不雜異端專罪攻者看註
以精字發明攻字之義則斯字意纔道着兼人已言更周到〇
子曰古今惟平正道理爲足以範圍人心維持世道而無所貽
害舍此之外卽爲異端新奇之論尤多偏僻已有害於人心世
道然其說淺陋粗鄙一望可知稍有識者便能不爲其所惑其
害猶未甚也自有好異者從而攻之假正學之緒餘以文其偏
陂易粗淺而爲精深改鄙陋而爲雅馴其說彌近理而愈足以
惑人其心沉溺其中而不知返則學術事功皆駁雜而已心已
行壞衆人附會其教而信之眞則傳揚崇奉爲黨援而人心世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

道壞斯害也已彼好異者思其害之如此縱不能闢之尚可攻之乎哉

此教子路以毋自欺爲眞知因其好勇用心粗疎未能知得精到即自信爲知便去勇行有差悞於前仍不改變於後即爲自欺故以此去其病根方可求進於知首句虛先喚醒之中二句中明雖平列而意實側重不知一邊故須合發爲是兩爲字有虛心推勘實意體認意是知句應首句兼毋自欺由此求之二轉首尾二知字指此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子曰由汝於天下道理求知有自然而知之有非有是汝未必明白吾今且誨女以眞知之道乎人於天下道理有所知必有所不知知之固善一時不知亦未爲害若馳鶩於知諱言不知不去細心體認無論知之眞與未眞一概自信爲知則是自欺其心當前固已蔽錮且自欺如此則此不知者終無知之日矣其蔽

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不更甚乎故必於義理事物之間每件返而問之於心果能見其大概悉其精微而無纖悉之疑方可自信曰此爲吾所知之者也設或見其大概未能悉其精微而有纖悉之疑即便自認曰此吾所不知者也毫不自欺其心如是則所知者固無昏蔽所不知者亦無昏蔽此心乃有真知以此無欺之心從事於學問思辨漸可造到物格知至地位是則吾所謂知之道也吾之誨女者如此由可不自省乎

此教子張以爲己之學記者竊見夫子敎之之意而以干祿記之子張未必挾所學以干世但思發洩其蘊未免繫情於祿是亦干也夫子口中干字不可說出多聞兩段全要想他收歛篤實反己自修無分毫炫鬻意二則字正見尤悔之難除與他處直捷者不同言寡尤二句雖是遞過語然實決其信能如此也祿在其中句輕見得有得祿之理則本分事已完非開以祿心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

正杜其祿心也○人之爲學止以修己非以求祿子張聖門高弟豈肯與挾策干時者相同但自負有餘不無時有得祿之念即何異於干蓋一有干心勢必炫鬻於外不能收斂篤實夫子窺見之而教之曰君子爲學斷不分心於利祿但孜孜焉修其在己而已而其大端不外言行二者凡人言行最易招尤集悔而欲去其尤悔甚難必須未言行之前方言行之時無所不致其力欲言之當理而未明乎言之理何由而當故必廣博其所聞以擇其可言之理而又闕置其所疑以精其可言之理至於其餘所信者臨言時又恐其言之多而或有誤必再三詳慎而不敢盡如是則庶幾所言當理而人未必責備可以寡其尤矣欲行之當理而未明乎行之理何由而當故必廣博其所見以擇其可行之理而又闕置其所殆以精其可行之理至於其餘所安者臨行時又恐其行之躁而或有差必再三詳慎而不敢

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益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巳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

輕如是則庶幾所行當理而心不致愧怍可以寡其悔矣言之尤最難寡者而確見其巳寡行之悔最難寡者而確見其能寡而其心猶是未寡之心其念猶是求寡之念豈有冀於得祿哉而言巳有可揚行巳有可舉則得祿之理即在寡尤悔之中矣德修而祿至固在其中德修而祿不至亦在其中夫舍寡尤悔無得祿之理則方將多闕愼之不暇而何暇有心於祿若修己而於治人之具無愧則分內事巳完祿之至不至但聽之在人更不必有心於祿師今而後可知爲學之道而專所從事矣敎之如此子張能無重警也

此言人君服民只在自己用人得宜明公決斷以順民心之外更無他事講兩上截即要關合民心則服不服自透○天下爲民自當服君然自古惟有民自服之道而無強民服之法強民服者有心畏之而其服也難民自服者彼自傲信而其服也易

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舍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宜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哀公不知敬服信服之道而但求畏服問曰人君撫有人民必須人人畏服然必何所作爲以處置夫民而後民即服也孔子對曰欲民之服非可強之民也只在順民好惡之公心而已民心無不好直而惡枉好之則願其盡登諸朝不然而其心必有所不快惡之則願其盡擯之野不然而其心又有所不快此皆發於天性而不容已者然天下直者最惹是非極容易錯枉者最善逢迎極容易舉此非至明至公至斷之君不能善其舉錯人君如能識其爲直毅然舉之不徇其畏近之私其餘諸枉亦識之而毅然錯之不徇其樂昵之私此不過自盡其治國家之事與民何與民亦非爲其直舉將有利於吾枉錯將無害於吾而其心不覺大服服其舉錯何合乎吾心之好惡也能錯而不能舉則小人終須進能舉而不能錯則君子不得安今舉錯兼得如此則舉世好惡之心得伸於上爲所舉錯者服之即不爲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所舉錯者亦其服之矣人君如不識其爲枉反貿然舉之遂其比匪之私其餘諸直亦不識而貿然錯之安其畏正之私此不過自亂其治國家之事與民亦何與民亦非爲其枉舉將有害於吾直錯將無利於吾而其心不覺大不服不服其舉錯何拂乎吾心之好惡也直錯而枉不舉猶不至橫行枉舉而直不錯猶足以相敵今舉錯兼失如此則舉世好惡之心屈抑於下見其舉錯者固不服即爲其所舉錯者究亦心非之矣服可強求之民哉夫子此言眞所謂至明至公至斷民自敬信服之道而非同於畏服之淺也世之服民者其知之

此見上人當正己以化民意曰使必將智取術馭刑驅勢迫曰則正見自化而無待使意○上行下效千古定理季康子有治民之責則民之敬忠其上以勸於爲善固其所也乃徒責之民而欲使之然一日以此問於夫子以爲如之何而後可使也子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曰民可化而不可使使則督責夫民而民未必從化則自盡其道而民無不應民不吾敬毋徒曰民敢慢吾也其或臨之而不以莊乎身爲民上而輕佻褻狎其何以致人之肅有如臨蒞之下正其衣冠尊其瞻視端莊之至焉我自盡其作民敬之道不必使之敬而民之望見之者但見其有儀可象則敬有威可畏則又敬矣民不吾忠毋徒曰民敢悖上也其或吾未盡孝且慈乎身爲民上而悖逆殘忍其何以動下之親有如事親撫民之下愛敬倍至恩育備切孝慈無虧焉我自盡其作民忠之道不必使之忠而民之觀感之者仰其事親之誠亦思誠於事上而忠感其愛吾之誠亦思誠於愛上而忠矣民不相勸毋徒曰民不可訓也其或未之舉且教乎身爲民上而漠視善不能其何以鼓人之奮有如躬操鑒別之下使善者得展其能使不能者得造於善舉教兼行焉吾自盡其勸民之道不必使之勸而民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

之沐浴於下者皆興起其向善之心則勸於爲善皆激發其恥不能之心則又勸於爲善矣可化而不可使如此子大夫欲民敬忠以勸亦自端其正己率下之道而已矣康子聞言亦可知智取術馭刑驅勢迫之道無當也

此曉或人以爲政之道重是亦爲政句只當就正理上講不可以權詞說明致得夫子口氣亦不可以家國一理齊治相因套語行之要緊貼正己正人說或人亦非詰問不爲政之故乃以爲政之事勸夫子也不仕之故朱子渾然言之並無明文若云昭公不得正終定公不得正始何後又仍出仕若云始爲季子擅權繼爲陽貨僭竊乎貨之後無擅權僭竊者乎大抵爲不能信用而設然在本文俱爲不必○君子未嘗不欲仕以行道而可仕與否必因乎時時不可爲則惟以爲政之理盡其家修而已如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疑而謂孔子曰夫子抱爲政之

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一

其固亟欲仕以爲政者也何况當魯君新政與民更始君子乘時利見之日乎乃子竟安居於家不出而爲政焉是奚爲者也豈違其初心而好爲高隱乎夫子微言以曉之曰汝見吾在家而遂謂不爲政是汝之意必欲居位方爲爲政矣亦豈知書之言爲政之道者乎書不云孝乎書言君陳能正人者也而何以能正人惟其端本於身能孝於親友於兄弟故能推廣此心施於一家使一家之人觀化之皆興起於仁讓而克有政焉觀書言則知政者正己以正人之謂也而正一家之人與正一國之人無以異故居位而正己以正一國之人固爲政也不居位而家居而正己以正一家之人如是亦爲政也何必定要居位治民方爲爲政乎子何疑焉夫子曉或人者如此以見政隨處可爲並非違其初心而不仕之故以隱矣眞聖人之言也

此章戒人心之不誠而重言不可行以警之人字要重頓可字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

講

是行得通意不知是無可行意小註作不可行甚是老見虛說者雖不犯下未免嫩了下一喻止以申明首句宜輕遞以找足正意爲是○子曰信乃人生之本人欲立身于世無所不可全在敦行忠信方成個人蓋既爲人不得不與世相交接矣而平生若竟一味虛僞以欺人出一言而心口不相應立一行而心身不相應無信如此則受其欺者皆疑之遠之即恐人疑且遠而偶爲信實人終不以爲然隨處窒碍而不得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求其萬一之可者吾不知之也夫人必有信而後可行猶車必有輗軏而後可行若大車無輗則無以駕牛小車無軏則無以駕馬輪轅雖具一步也運動不得其何以行之哉乃知信也者人生之輗軏也人而無信何異車之無輗軏如之何其可也知其不可夫亦大可懼矣

此見識見高遠者能得其切實之理斷無難知之處世道大綱

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

節目不過禮與制度文爲萬古大同小異此乃切實平常之理得其理則治失其理則亂知之而此外並無奇特矣故因往可以知來也按註後可知兼所因所革則今皆可見句亦自兼所因所革今見其迹已然之迹句遂說前兩可知單說損益可見看註不到朱子註意決無兩樣○學者知識只當求之庸近不必務爲新奇蓋庸近者實而可徵新奇者虛而難憑也子張平日好求高遠故以知來爲問以爲已往之事人所易見未來之事人所難明學者但能於易見者知之而難明者卽不能知安所見識見之高遠乎故高遠之識必能見及將來不知自今以後至於十世之遠而可以盡知之乎子曰是奚難知哉天下世數變遷不窮而主持世運有千古不變者禮是也有變而無甚變者所損益是也欲知將來但觀已往而可見昔夏有天下而殷繼之三綱五常之禮固因乎夏而不能變至於或損或益如

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閒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及則當益損之益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

變尚忠而尚質變建寅而建丑之類皆有已然之迹其變者可知其變而不甚變者亦可知也殷有天下而周繼之三綱五常之禮固因乎殷而不能變至於或損或益如變尚質而尚文變建寅而建子之類皆有已然之迹其變者可知其變而不甚變者亦可知也即三代如此則自此以後其或有繼周而王者其所因者亦必如三代必不能變更其所損益者亦必如三代積重者即爲後來裁抑之端積廢者便爲新主增修之漸雖變而不甚變以此推之豈但十世雖百世亦可知也子誠能考究切實乎常之理何患知之不遠乎子張之問適見其知之淺矣

此章徵人瀆祭畏義也當以兩開說爲正若串說謂諂瀆鬼神者必不能專力民義不務民義者必至於諂瀆鬼神亦通諂與無勇就上文斷之不作推原○子曰爲人不可瀆祭其義蓋天下鬼神本是正直無私故必其鬼而始祭則不但精神相通祭

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之有益正見其心之誠敬正直處若非其所當祭之鬼而越分祭之其心以爲誠敬鬼神鬼神必能爲吾降福除災而抑知非誠敬而爲諂乎諂則褻瀆鬼神鬼神豈肯因其求媚而妄佑之也天下名義本是凜然難越故必一見而即爲則不但性分克全不形愧怍正見其氣之勇敢能幹處若明知其義所當爲而不肯爲之其心以爲吾誠乖巧得計高出迂儒之直前徑行而抑知非乖巧而爲無勇乎無勇則畏葸敗行直爲天下之廢物而無志氣人也世之瀆祭畏義者寧甘心爲諂爲無勇而不思戒乎

論語卷之二終